师生“称兄道弟”那些事儿

黄开发

年轻时读新文学作家的尺牍，知道他们对学生和年轻朋友称兄。受他们的影响，待到自己在大学里做了教师，也开始“称兄道弟”起来。

鲁迅与学生称兄也遇到过障碍。1925年3月11日，北京女师大学生许广平给鲁迅写信，请教人生问题，自称“受教的一个小学生许广平”。另有几句附言，有意提示自己是个女生：“他虽则被人视为学生二字上应加一‘女’字，但是他之不敢以小姐自居，也如先生之不以老爷自命，因为他实在不配居小姐的身分地位，请先生不要怀疑，一笑。”

老师收信当天即回复，称对方为“广平兄”。许广平从未遇到过这样的称谓，诚惶诚恐，有些哭笑不得。3月15日回信，上款写“鲁迅先生吾师左右”，称谓后还加了敬词，很正式，而第一封信上款是直书“鲁迅先生”的。她表达了自己的困惑：“当我拆开信封，看见笺面第一行上，贱名之下竟紧接着一个‘兄’字，先生，请原谅我太愚小了，我值得而且敢当为‘兄’么？不，不，绝无此勇气和斗胆的。先生之意何居？弟子真是无从知道。不曰‘同学’，不曰‘弟’，而曰‘兄’，莫非也就是游戏么？”一连三问，嗔怪之意显然。

几天后，鲁迅再回信，依旧称“广平兄”。不过作了说明：“这回要先讲‘兄’字的讲义了。这是我自己制定，沿用下来的例子，就是：旧日或近来所识的朋友，旧同学而至今还在来往的，直接听讲的学生，写信的时候我都称‘兄’。其余较为生疏，较需客气的，就称先生，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大人……之类。总之我这‘兄’字的意思，不过比直呼其名略胜一筹，并不如许叔重先生所说，真含有‘老哥’的意义。但这些理由，只有我自己知道，则你一见而大惊力争，盖无足怪也。然而现已说明，则亦毫不为奇焉矣。”面对如此倔的老师，也只好听之任之。一直到正式同居后的1929年，鲁迅才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改用昵称。

鲁迅解释了自己对“兄”字的用法，然而说“自己制定”恐怕未必。其实，这种称谓在新文化人士的尺牍中较为普遍，如周作人、胡适等致学生的信札。

1933年，上海青光书局印行《周作人书信》。书中包括书牍文和尺牍两类，前者是书信体的散文，后者为平常所说的用于交际的书信，原是作者不拟发表的。尺牍部分收录作者写给他三个著名弟子俞平伯、废名和沈启无的书信。其中有致俞平伯的信三十五封，大多数称呼“平伯兄”。1933年2月24日信则称“白萍道人”，“白萍”是俞氏的一个号。致废名信十七封，多称兄，有两封称“常出屋斋主人”“常出屋斋居士”，“常出屋斋”为废名在西山居所之名。致沈启无信二十五封，无一称呼收信人的本名，多用别名、别号、笔名，如南无、画廊、奇无、茗缘、茶衲等。与此对应，致信人也不用自己的本名，而是用别号、别名等：尊、饘敬、茶庵、难明白、案山、案、山尊、粥尊、樽、淳于、苦茶子、苦茶、知堂、知等。从中，收信人会感受到一种亲切、诙谐的气氛。如果没有深交，用这么多名号是很奇怪的。有些名字外人可能不甚了了，而双方是心领神会的，看后不禁莞尔。

上面所述是与学生辈朋友间的书信往来，周氏与钱玄同、刘半农等老朋友之间的称谓更带有戏谑的成分。他与钱玄同、刘半农有深交，彼此往来尺牍中的称谓不仅花样繁多，而且多有隐语、新典故、文字游戏等。

称学生为“兄”，并非周氏兄弟等新文化人士始创，其来有自。周氏兄弟的老师章太炎就用过。下面是章太炎致二人的一封短札——

豫哉、启明兄鉴：

数日未晤，梵师密史逻已来，准于十六上午十时开课，此间人数无多，二君望临期来赴。此半月学费弟已垫出，无庸急急也。手肃。

即颂

撰祉。

麟 顿首　　十四

据考，此信写于1909年5月3日，系现存唯一一封章太炎致周氏兄弟的信。内容是拉他们一起从印度梵师学习梵语。此信把周作人的号“启孟”写作“启明”，以后周氏便把“启明”作为了自己的“字”。

周氏兄弟是章太炎的弟子，1908至1909年间大约有一年多，他们在东京民报社听章太炎讲《说文》。在学生们的眼里，这个老师不拘小节，亲切可近。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回忆道：“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青年学生却是很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般，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着一点泥鳅胡须，笑嘻嘻的讲书，庄谐杂出，看去好像是一尊哈喇菩萨。”从这一封信中可见一斑。

到东京民报社听讲的学生还有钱玄同。1906年9月，钱玄同到日本留学，与出狱后前往东京的章太炎相识。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收录章太炎致钱玄同的书信五十九封。1906年至1907年间书信开头称“钱君”，双方还不是很熟悉，所以称姓而不是名字。在1908年的一封中，上款为“德潜吾兄左右”，“德潜”是钱玄同的字。从1910年4月到1911年9月，称“季足下”，钱氏别号中季，又称季。同时，至少有十一封信落款为“商宾白”。“商”意为商讨，“宾”为宾客，章太炎在与晚辈学人切磋学问时尊对方为主人。所以，署名“商宾”是自谦，反映出太炎虚怀若谷的治学精神。1936年5月有二信称“玄同仁弟足下”，在1934年9月致黄侃的一封信中，称“季刚仁弟足下”。“季刚”是这个章门大弟子的字。

我有些好奇，章太炎的业师俞樾是怎样称呼这个弟子的？查阅《春在堂全书》的尺牍卷，未见与章太炎书，而且其中的尺牍是省略了上下款的。在新近印行的《俞樾函札辑证》和《俞樾书信集》中也未得见。不过看到了俞氏致其他弟子鲍晟、丁立诚、冯崧生、毛子云等的尺牍，其中多称收信人为“仁弟”，下款自称“兄”“愚兄”“世愚兄”等。章太炎给钱玄同、黄侃信中遵照老例，或许可以说更显亲近感，可视为对其师徒关系的高度认可。毕竟，与黄、钱相比，周氏兄弟只能算是章门的外围弟子。

其实，老师与学生“称兄道弟”古已有之。老师称学生贤弟、仁弟、贤契，自称为兄、愚兄，代表了传统师生关系中亲切、友好的一面。“兄”字的“兄长”义引申为“朋友”义，把学生和其他晚辈提升到与师者平等的朋友的地位。晚清以后，师生间通信的称谓更简单，少了繁文缛节，用词则无大变，不过词语后面的思想观念却迥乎不同。现代的师生关系是现代教育制度所规定的，师生关系的私人性大大淡化。同时，“五四”以降的教师接受了现代性的“人”的观念，不再重视师道尊严，普遍有了民主、平等的意识。

我与老一辈学者交往最多的，除了读研究生时的导师，就要数舒芜了。近二十年间，前十年邮寄书信，后十年发电子邮件，他总是称“兄”的。虽然他长我四十多岁，我也不以为意，只要记住回信不要称兄就可以了。1990年，我在一篇论文中评述他的研究成果，后以“同乡后学”的名义给他写信，并附上拙作的复印件。他很快回信，上款称“开发兄”。他说注意到我是安徽人，本来想联系，但又怕我把他说得太好了，有所顾忌。还说了鼓励的话：你那么年轻，写了那么好的文章。最后邀便中去他家一谈。读罢这封亲切、热情的信，我颇受感动，没过几天就骑车去皂君庙社科院宿舍拜访。

在现今的学界、文艺界，对晚辈称兄较为流行。我手头上有一本李辉编《黄裳致李辉信札》，收录黄裳于1988年至2011年间致编者的书信。1988、1989年最早的六封信均称“同志”，1991年信一封称“兄”，1995年信一封称“先生”。1996年以后，双方熟稔，成为朋友，则一律称“兄”。

就我个人而言，对在校学生叫某某同学，或直呼其名。对男研究生偶尔称兄，对女研究生偶尔称君。学生毕业后，则一般称“兄”或“君”，与对待其他朋友相同。称姓氏后的名字，常比称兄称君更亲切。比如胡适致受业弟子顾颉刚的信，大多数时候称“颉刚”，偶尔才称“颉刚兄”，表现出他为人亲和的一面。在现在的社会语境中，称女性为兄还会让人觉得唐突。只是对极少数女同窗，我才有时以兄称之。有些同龄人不是很熟悉，称先生有些生分，叫兄又嫌过近，也以君称之。曾有分到我名下刚入学的硕士生来信，我回信的上款用了“兄”字，他很诧异，来信表示难以接受。我告诉他这是“五四”以来新文化中人的一种惯例，他好像也就释然了。还有位本专业毕业的硕士生，好几个春节都发来短信拜年，有一次我回拜称兄。他颇为不解，我同样加以解释。他回复云：谢谢，没想到发短信拜个年，还受了教育。我一下子想到一句话：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以后也就没再收到他的短信了。

我习惯于对学生称兄称君，喜欢“兄”“君”等称谓所传达出的亲切、友好和平等的情味。

孩子的脚和梯子（油画及铅笔画）

埃尔玛·佩因特纳［奥地利］

《后西游记》在日本

张怡微

年初的时候，我去了一次东京，现在想来真是不可思议。回国以后，疫情暴发，一切生活秩序就被打乱了。幸运的是，赶在疫情前，在早稻田大学拜托朋友找到的书还是有一些小发现，尤其是关于《后西游记》。

如今网上喜欢《后西游记》小说的人很多，因为《后西游记》虽然文学史地位低微，但文本通俗有趣，与《西游记》原著衔接也比较紧密。开篇第三回，小说就把世德堂本《西游记》中唐太宗多得的二十年阳寿，让唐宪宗还了上来，不然“唐家国运，通共该二百八十九年。今太宗名下添了二十年，却不凑成三百零九年了？”十王为事情办得好看些，加加减减，令孙小圣在一旁大笑“生死为赏罚之私囊，则北斗非春秋之铁笔矣”，非常讽刺。清人笔记稿本《柳弧》第397则“四大奇书”提及《后西游记》，“《后西游记》则尤西堂笔墨，立意骂人。如文明大王、不老婆婆、造化小儿之类。笔歌墨舞，才人吐属”。

《后西游记》共六卷四十回，不题作者之名，题“天花才子评点”，或谓即天花藏主人所作。主要的故事情节，说的是唐自太宗贞观年间，求取大藏真经回来之后，人情便崇信佛法，但唐宪宗听信奸佞，既好神仙，又崇佛教，搞得“世道日邪、人心愈伪”，引来愚僧讲经，南瞻部洲再陷危机。由此，西游人物的后嗣、后胤，如花果山复生石猴孙小圣，辅助大颠和尚（赐号半偈者），前往西天祈求真解，途中大颠和尚收猪一戒，及沙弥二徒，遇诸魔，屡陷危难，终达灵山，得真解而返。

1984年，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曾出版《后西游记》连环画17册。虽说是小人书，但改编得很好，提炼了小说主题。其中《破“不老婆婆”》《战文明天王》流传甚广。尤其是“不老婆婆”一段，写得香艳通俗，物化“金箍棒”为性器，将“玉火钳”之战延展为性暴力的场域。“文明天王”一回，读书人能看得会心，这个妖怪“生得方面大耳，当头金锭，满身金钱，宛然如旧，只手中多了一管文笔，故生下来就能识字能文。又喜得这枝笔是个文武器，要长就似一杆枪，他又生得有些膂力，使开这杆枪，真有万夫不当之勇。又能将身上的金钱取下来，作金刨打人，遂自号文明天王，雄据这座玉架山，大兴文明之教。”文明天王使得作为金钱化身的“金刨”幻化为物质性的法器，金不仅可以当做货币，还能直接当做武器打人（第二十三回，“遂将浑身的金钱刨雨点一般打来”），对人造成伤害。这是《后西游记》塑造西行险难的别致笔法。

2018年，赵兴勤《关于〈后西游记〉研究的几点思考》一文就《后西游记》成书刊印过程再度做了推理爬梳，在他看来，“刘廷玑接触《后西游记》，当在康熙中叶前后。尽管现存的《后西游记》最早刊本似是乾隆四十八年（1783）金阊书业堂《新刻批评绣像后西游记》本，该小说的成书不会早于康熙初年”。现藏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的务本堂刻《绣像西游后传》，右上角注“圣叹评点”字样，无论是否托名，都对赵兴勤的结论给出了参考，因为金圣叹殁于顺治十八年。如赵兴勤的推断是对的，金圣叹不可能在康熙初年之后完成这部小说的评点，评点者另有其人。

在日本，明治十五年（1882）有松村操译本《通俗后西游记》（春风居士译编，东京书肆兔屋诚版）。我找到了三卷共六回，日文不好只能粗粗翻阅，发现编译本删去了部分诗文。其实第六回也没有译完，文末完整用中文录入了韩愈《谏迎佛骨表》，写到唐宪宗勃然大怒，降旨将韩愈贬作潮州刺史，韩愈怅怅去潮州上任，便戛然而止。卷三文末写着“若此卷太长，以下请参照下卷说明”，并写有“通俗後西遊記終”字样。松村操还曾翻译过《金瓶梅》（《原本译解金瓶梅》），同样于明治十五年（1882）出版。据张义宏记载，“1882年至1884年间，《原本译解金瓶梅》陆续出版了5册，发行至第9回因译者去世而中途夭折”（《日本金瓶梅译介述评》）。也许是因为如此，他译编的《后西游记》再没有机会翻译完。

昭和二十三年（1948），书家尾上柴舟也有译本《后西游记》，序言里说，译本删去了“不老婆婆”这一节，因为它“有损风教”。但这都不是《后西游记》进入日本最早的版本，因为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藏有天保五年（1834）木村通明（1787–1856）的《后西游记国字评》手写本，署“默老批评”，可能验证了马兴国的研究成果《〈西游记〉在日本的流传及影响》所指出的，即“早在日本宝历年间，天花才子点评的《后西游记》就已传入日本”，且受到了知识界的喜爱。

在这篇九千余字的《后西游记国字评》中，非常详细地介绍了《后西游记》四十回的内容，提炼了取真解一行人路经的妖怪和险难，并同样认为后续故事缘起韩愈。这个理解，很少被《后西游记》研究者重视。

其实《后西游记》第六回，借唐三藏之口对孙悟空说，“今日韩愈这一道佛骨表文，虽天子不听，遭贬而去，然言言有理。”孙悟空说道，“愚僧造孽罪，于佛法无损。韩愈此表，转是求真解之机。且慢慢寻访，自有缘法。”

韩愈与“西游故事”的渊源颇深，主要是和《后西游记》密切联结。《韩湘子全传》说佛骨是韩湘子云阳板变化的，第十八回“唐宪宗敬迎佛骨韩退之直谏受贬”提到“原是殿前卷帘大将军，因与云阳子醉夺蟠桃，打碎玻璃玉盏，谪到下方投胎转世”。第二十四回入话韵语中又出现了“不老婆婆”：“茫茫苦海，虺虺风波。算将来俱是贪嗔撒网，淫毒张罗。几能够，翻身跳出是非窝？讨一个清闲自在，不老婆婆。”1993年，郑智勇在《〈后西游记〉与潮人》一文中，还曾分析《后西游记》是一部与潮人密切相关的作品，书中不止一次点名“大颠正是潮州人”“韩愈被贬潮州”，“《后西游记》中与潮州话明显相同相近的语词有四百多”……

我学识尚浅，实难写出更好的论文来考证韩愈与“西游故事群落”的历史关系。不过有意思的是，从《西游记》续书的域外传播历史看得出来，日本人挺喜欢《后西游记》，美国人则喜欢《西游补》多一些。作为一部小说续书，《后西游记》的文学史评价远不如《西游记》原著，也有著名读者挺喜欢《后西游记》，如谭正璧，更说“《后西游记》写不老婆婆事尤妙……”（《古本稀见小说汇考》）。但《后西游记》的海外传播历史并不逊于《西游记》，尤其是在日本，很早就有多个译本。续书常常被人所轻视，但它们偶尔也会承担起传播中华文化的功能。

我在印度坐火车

曾以约

说起印度火车，大家脑海里也许会浮现这样一幅画面：破旧的列车在铁轨上龟速前行，车厢里极度拥挤，且没有车厢门，不仅门口塞满了乘客，连车顶上都叠罗汉似地站满了人。其实，这都是很多年前的情况了。“外挂”在印度早已成为历史。

印度铁路始建于1853年，到1909年时已经拥有了相当发达完善的铁路网络。印度的国营铁路是继中国、美国、俄罗斯后的世界第四大铁路系统。不过印度的火车目前还有一些是由柴油内燃机车牵引，电气化铁路并不是很多。

2010年开通了一列印度史上最豪华的王公快车，从孟买起点，途经阿旃陀的石窟壁画、拉贾斯坦邦宫殿群、泰姬陵，最终抵达新德里。每到一站，乘客都可以下车接受花环献礼，还有现场音乐表演迎接，然后由车上专门的工作人员陪同参观当地景点。这趟列车共有23节车厢，其中14节为卧铺车厢，分为总统级、套房级、Junior（低级）套房级、豪华级四等，最多仅能服务88位贵宾。列车特殊设计的悬吊系统可以将晃动感降到最低，房间里配备的浴室可以提供浴缸泡澡。列车餐厅分为西餐和印度餐两类，乘客可根据自己的喜好挑选不同主题餐厅用餐，餐车上的专业厨师均来自英国，堪称铁道上移动的五星级酒店。

因为工作关系，自从2000年以来，我陪同国内的朋友多次乘坐过最高时速达到160公里、往返新德里和阿格拉——泰姬陵所在城市的旅游专列，使我对印度火车和火车站有了切身的感受。

印度的IT业十分发达，很多当地人选择用手机在网上购票。在几个大城市，为方便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专门开设了外国人购票点。不过我每次图省事，都是将护照交给印度朋友，让他们帮忙网上买票。

拿着印度朋友给我买好的电子车票，我很快就在站台上找到了列车。有趣的是，每节车厢的门口都贴着几张A4大小的打印纸，上面写有这节车厢乘客的姓名和座位号。找到自己的名字和座位号后就可以上车。没有工作人员检票和验票。车厢整洁，明亮宽敞，电动拉门使得乘客的安全性和私密性都得到了保证。

火车票是实名制，虽然进站不查票，但在火车启动前或行驶过程中会有列车员来查票，查票员会拿着前面提到的贴在车厢门口的名单和你手上的电子车票一一核对姓名、车次、座位号。

印度空调火车是免费供餐的。火车开动没多久，就有穿着制服、长相宛如空姐空少的两位服务员推着餐车过来。服务员先给你送上当天的报纸，有英语和印地语两种，然后送上湿纸巾。在购票时会有登记饮食习惯的选项，如果是素食者，服务员会优先提供餐饮。餐品种类非常丰富，服务员一趟趟送来咖喱饭、鸡蛋饼、薯条、果汁、水果、面包、草莓酱、小咸菜、印度茶以及一些不知道名字的配料供乘客自取。最让我高兴的是，车上还有小桶装的方便面，服务员会用小推车上的开水帮你泡好。最后还有雪糕或冰淇淋。别以为这就结束了，不多久他们又过来送一种类似口香糖的食物，嚼一嚼可以清新口气。从新德里到泰姬陵大约两个半小时车程，而这趟标准的餐饮服务就持续了一个半小时。

每个人的座位前都有一个放置物品的小桌子，在靠窗口的一侧有充电插口。如果你有印度的手机，可以接收短信码的话，车厢提供免费WiFi供乘客使用。印度火车车厢里既没有异味，也丝毫不显得杂乱。车上的厕所，无论是人工还是自动冲洗，都非常干净。有的还安装了生物净化真空马桶、感应式水龙头和干手器。

印度的火车站有大有小，建筑不过度装修。一般带有Junction（运输枢纽）字眼的火车站都是在铁路干线或者枢纽上，来往的车次相对较多。印度火车站在进站口设有安检设备，但安检不是十分严格。如果你着急进站，或是不自觉直接进去了，持枪的安保人员通常也不会把你拦下。

大多数火车站的候车厅都不大。里面也没有空调，只有几台挂在墙上的摇头电扇呼呼作响。因此，候车厅里候车的人并不多，有限的几排座椅上几乎看不到外国人，大多是印度当地人。他们或站或坐，甚至还有躺在椅子上的。晚去的旅客基本都是随便找个空旷点的地方，横七竖八地躺下，绝没有人过来呵斥驱赶，大家倒也相安无事。

进站台大都只有楼梯没有自动扶梯。站台多是用铝合金大棚搭建，有的大棚虽然简陋，但也遮荫避雨。在站台通道上方悬挂着标有站台、车厢等级等信息的黄色牌子，方便大家快速地找到自己的站台。候车的人虽然很多，但大家都会主动让路，也有清洁人员打扫乘客留下的垃圾。能看到很多旅客特别是妇女头顶大件行李匆匆而过，据说原因是东西顶在头上比拎在手上要省力得多。

最后说一下印度火车站的附属设施。行李寄存处，往往都在站台的角落，位置不明显。行李必须上锁，工作人员才接受寄存。车站的餐厅，有的叫Food Plaza，有的叫Refreshment Room，Tea Stall只卖牛奶、奶茶和饮料。小吃基本上都是印度口味。少数车站提供带空调和淋浴房的候车室，供购买AC1、AC2车票的乘客凭票登记后使用。问询处穿制服的工作人员非常耐心，只是印度口音英语对我们是个不小的考验。

事非亲历，不知真。印度火车，其实挺好。

“文汇笔会”
微信二维码